

(原載 93 年 5 月 7 日《中國時報》)

每年一千億的招生方式！

賀陳弘 新竹市建功高中家長會長/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教授

臺大的學生來源以及招生方式，眾目睽睽，對於國高中教育有著深廣的影響。

台灣的國高中學生，花在校內上課與複習考試的時間，超過大多數先進國家百分之十五至三十，課後補習尚未計算在內。換句話說，台灣人的中等教育共計六年中，大約比這些國家的國民至少多投資六分之一以上的時間(等於是一年的生命)，密集研讀中學階段的課業知識。若以國內一年次的學生約卅萬，國民平均生毛額一萬美元計，則這一年的額外投資，約相當於卅億美金，或新台幣一千億。全台灣各級教育的年度總預算約四千五百億，而高教國教的投資仍感到遠不如先進國家；但其中竟以超出先進國家一千億的投資，全部用在灌輸中學的課本知識！小學與大學投資是否受到犧牲？中學是否效率過低而扭曲？值得深深反省。

這項與先進國家的差異，泰半來自於不同的升學方式，也就是大學/高中招收高/國中畢業生的方式。國內大學與高中一向以學科知識的學習成就為惟一的取才標準。為了爭取優良的教育機會，學生必須展現優良的學習成就；熟讀勤考各考試科目，自是不二法門。每年一千億的投資用在密集學習課業知識，於焉至今。

這項投資，具有階段性價值。從經濟發展來看，台灣五十年來的中小學教育，以普及為主要成就，強調齊一的知識傳授，與熟讀勤考的學習方式；因此每年一千億的投資，將整齊充沛的人力輸送給全台灣龐大的代工製造業，奠定經濟發展達到 GNP 一萬美元的基礎——教育，是東亞小龍為人津津樂道的成功因素之一。然而今後 WTO 與網絡連結的時代，大量的製造業將不再以台灣為基地。台灣的一份薪資，可以僱用三個來自大陸，或五個來自印度，而知識熟練程度不亞於台灣的員工。產業形態轉移與全球分工競爭，是過去五十年來未曾有的變局。台灣子弟未來應當具備的能力，將不再是代工產業所需要的操作性知識，而是聯結多元學習用來創造知識的能力，用以開發新的產品與產業機會。如果現在的學生從中等教育所習得的知識能力，僅只是考試科目熟練一如他們的父母，未來將找不到足夠

的就業機會。此時此地，如果大學與高中繼續以熟讀勤考所取得的學習成就為惟一的取才標準，忽視卅萬學生多種潛力在其中衰減，對國民的未來究竟是福是禍？

從教育現場來觀察，學生在六年中等教育密集研讀，除了升學，其長期影響卻令人深以為憂。首先是學生生理逼到極限之後的生命萎縮現象。筆者在許多國中生的週記讀到（也是家長們所體驗的），一週中最快樂可記的事，莫過於「週末可以大睡一覺」，而不是一樁生活或學習的成長經歷。每天長達十二小時的讀書考試，佐以路途奔波，睡眠不足，日復一日，如是六年；平日瞌睡與週末補眠，是生物的集體自保行為；學生進而自殘、自暴自棄也已經履見不鮮。其次，大學與高中教育的評價反而日漸低落。高中教師普遍認為入學新生程度越來越差，很多高中開始施行超過法規的輔導課，甚至在新生報到的暑假就上四至六週的輔導課，現在更連除夕都得到補習班報到了。好不容易上了大學，教授則認為新鮮人只圖逸樂功利（不考試就不讀書、無心向學、蹺課作弊）。一般離開學校進入社會的成年人，極少願讀一本與職業無關的好書。這些問題的共同癥結，都是在中學階段缺乏良好的「讀書」經驗。一旦達到了升學的目的，就「為什麼還要讀書」？大學與高中的招生方式，傾向於篩選長於被動學習的學生；而且過量熟讀勤考的結果，又使這些學生更失去自主學習的動力，學習的表現日劣，造成目前大學與高中的共同問題。

招生方式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極可觀。由於學生在大學與高中未能獲得追求知識的真實感動與信服，未來的知識經濟產業，便很難找到充足的創造知識的人力，前景也是有限的。過去東亞小龍為人津津樂道的成功因素，如果教育未能隨著產業典範轉型，反將種下失敗之因。

教育部引導國內大學追求卓越，應從卓越的大學招生方式開始。例如哈佛大學雖然盡可僅憑學生的 SAT 學科測驗分數，便能夠收割全美國最優秀的一批高中生；哈佛卻不以此為驚，而投注大量專業人力檢視來自各方申請學生的潛力，甚至刻意選拔非都會區與弱勢群體的高中生；這才是選才的慧眼。不斤斤計較眼前的測驗分數，而著眼於學生的長期發展與對社會的責任，這才是辦教育的風範。